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第三十回

愛少俊訪友神樂觀　逞風流高會莫愁湖

話說杜慎卿同季葦蕭相交起來極其投合當晚季葦蕭因在城裏承恩寺作寓看天黑趕進城去了鮑廷璽跟着杜慎卿回寓杜慎卿買酒與他吃就問他道季葦兄爲人何如鮑廷璽悉把他小時在向太爺手裏考案首後來就娶了向太爺家王總管的孫女便是小的內姪女兒今年又是鹽運司荀大老爺照顧了他幾百銀

子他又在揚州尤家招了女婿從頭至尾說了一徧杜慎卿聽了笑了一笑記在肚裏就留他在寓處歇夜裏又告訴向太爺待他家這一番恩情杜慎卿不勝嘆息又說到他娶了王太太的這些疙瘩事杜慎卿大笑了一番歇過了一夜次日季葦蕭同着王府裏那一位宗先生來拜進來作揖坐下宗先生說起在京師趙王府裏同王李七子唱和杜慎卿道鳳洲于鱗都是敝世叔又說到宗子相杜慎卿道宗考功便是

先君的同年那宗先生便說同宗考功是一家還是弟兄輩杜慎卿不答應小廝捧出茶來吃了宗先生別了去留季葦蕭在寓處談談杜慎卿道葦兄小弟最厭的人開口就是紗帽方纔這一位宗先生說到敝年伯他便說同他是弟兄這怕而今敝年伯也不要這一個潦倒的兄弟說着就捧上飯來正待吃飯小廝來稟道沈媒婆在外回老爺話慎卿道你叫他進來何妨小廝出去領了沈大脚進來杜慎卿叫端一張

凳子與他在底下坐着沈大脚問這位老爺杜愼卿道這是安慶季老爺因問道我托你的怎樣了沈大脚道正是十七老爺把這件事託了我我把一個南京城走了大半個因老爺人物生得太齊整了料想那將就些的姑娘配不上不敢來說如今虧我留神打聽打聽得這位姑娘在花牌樓住家裏開着機房姓王姑娘十二分的人才還多着半分今年十七歲不要說姑娘標致這姑娘有個兄弟小他一歲若是粧扮

起來淮清橋有十班的小旦也沒有一個賽的過他也會唱支把曲子也會串個戲這姑娘再沒有說的就請老爺去看杜慎卿道既然如此也罷你叫他收拾我明日去看沈大腳應諾去了季葦蕭道恭喜納寵杜慎卿愁着眉道先生這也爲嗣續大計無可奈何不然我做這樣事怎的季葦蕭道才子佳人正宜及時行樂先生怎反如此說杜慎卿道葦兄這話可謂不知我了我太祖高皇帝云我若不是婦人生天下婦

人都殺盡婦人那有一個好的小弟性情是和婦人隔着三間屋就聞見他的臭氣季葦蕭又要問只見小厮手裏拿着一個帖子走了進來說道外面有個姓郭的蕪湖人來拜杜愼卿道我那裏認得這個姓郭的季葦蕭接過帖子來看了道這就是寺門口圖書店的郭鐵筆想他是刻了兩方圖書來拜先生叫他進來坐坐杜愼卿叫大小厮請他進來郭鐵筆走進來作揖道了許多仰慕的話說道尊府是一門三鼎甲

四代六尙書門生故吏天下都散滿了督撫司道在外頭做不計其數管家們出去做的是九品雜職官季先生我們自小聽見說的天長杜府老太太生這位太老爺是天下第一個才子轉眼就是一個狀元說罷袖子裏拿出一個銅盒子裏面盛着兩方圖書上寫着台印雙手遞將過來杜慎卿接了又說了些閒話起身送了出去杜慎卿回來向季葦蕭道他一見我偏生有這些惡談却虧他訪得的確季葦蕭道尊府

之事何人不知當下收拾酒留李葦蕭坐擺上酒來兩人談心李葦蕭道先生生平有山水之好麼杜慎卿道小道無濟勝之具就登山臨水也是勉強李葦蕭道絲竹之好有的杜慎卿道偶一聽之可也聽久了也覺嘈嘈雜雜聒耳得緊又吃了幾杯酒杜慎卿微醉上來不覺長嘆了一口氣道葦兄自古及今人都打不破的是個情字李葦蕭道人情無過男女方纔吾兄說非是所好杜慎卿笑道長兄難道人情只有男

女麼朋友之情更勝于男女你不看別的只有鄂君綉被的故事據小弟看來千古只有一個漢哀帝要禪天下與董賢這個獨得情之正便堯舜揖讓也不過如此可惜無人能解季葦蕭道是了吾兄生平可曾遇着一個知心情人麼杜愼卿道假使天下有這樣一個人又與我同生同死小弟也不得這樣多愁善病只為緣慳分淺遇不著一個知已所以對月傷懷臨風灑淚季葦蕭道要這一個還當梨園中求之杜愼

卿道葦兄你這話更外行了比如要在梨園中求便是愛女色的要于青樓中求一個情種豈不大錯這事要相遇于心腹之間相感于形骸之外方是天下第一等人又拍膝嗟嘆道天下終無此一人老天就肯辜負我杜慎卿萬斛愁腸一身俠骨說着掉下淚來季葦蕭暗道他已經着了魔了待我且要他一要因說道先生你也不要說天下沒有這個人小弟曾遇見一個少年不是梨園也不是我輩是一個黃冠道人

生得飄逸風流確又是個男美不是像個婦人我最惱人稱贊美男子動不動說像個女人這最可笑如果要像女人不如去看女人了天下原另有一種男美只是人不知道杜慎卿拍着案道只一句話說圈了你且說這人怎的季葦蕭道他如此妙品有多少人想物色他的他却輕易不肯同人一笑却又要才的緊小弟因多了幾歲年紀在他面前自覺形穢所以不敢痴心想着相與他長兄你會會這個人看是如何

杜愼卿道你幾時去同他來季葦蕭道我若叫得他來又不作爲奇了須是長兄自已去訪着他杜愼卿道他住在那裏季葦蕭道他在神樂觀杜愼卿道他姓甚麼季葦蕭道姓名此時還說不得若泄漏了幾關傳的他知道躱開了你還是會不着如今我把他的姓名寫了包在一個紙包子裏外面封好交與你你到了神樂觀門口纔許折開來看看過就進去找一找就找着的杜愼卿笑道這也罷了當下季葦蕭走進

房裏把房門關上了寫了半日封得結結實實封面上草個勅令二字拿出來遞與他說道我且別過罷俟明日會過了妙人我再來賀你說罷去了杜愼卿送了回來向大小厮道你明日早去回一聲沈大脚明日不得閒到花牌樓去看那家女兒要到後日纔去明早叫轎夫我要到神樂觀去看朋友吩咐已畢當晚無事次早起來洗臉擦肥皂換了一套新衣服偏身多薰了香將季葦蕭寫的紙包子放在袖裏坐轎子

一直來到神樂觀將轎子落在門口自己步進山門袖裏取去紙包來折開一看上寫到至北廊盡頭一家桂花道院問揚州新來道友來霞士便是杜慎卿叫轎夫伺候着自己曲曲折折走到裏面聽得裏面一派鼓樂之聲就在前面一個斗姆閣那閣門大開裏面三間廠廳中間坐着一個看陵的太監穿着蟒袍左邊一路板櫈上坐着十幾人唱生旦的戲子右邊一路板櫈上坐着七八個少年的小道士正在那裏吹

唱取樂杜愼卿心裏疑惑莫不是來霞士也在這裏面因把小道士一個個的都看過來不見一個出色的又回頭來看看這些戲子也平常又自心裏想道來霞士他旣是自已愛惜他斷不肯同了這般人在此我還到桂花院裏去問來到桂花道院敲開了門道人請在樓下坐著杜愼卿道我是來拜揚州新到來老爺的道人道來爺在樓上老爺請坐我去請他下來道人去了一會只見樓上走下一個肥胖的道士來

頭戴道冠身穿沉香色直裰一副油晃晃的黑臉兩道重眉一個大鼻子滿腮鬍鬚約有五十多歲的光景那道士下來作揖奉坐請問老爺尊姓貴處杜慎卿道敝處天長賤姓杜那道士道我們桃源旂領的天長杜府的本錢就是老爺尊府杜慎卿道便是道士滿臉堆下笑來連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爺到省就該先來拜謁如何反勞老爺降臨忙叫道人快煨新鮮茶來捧出菓碟來杜慎卿心裏想這自然是來霞士

的師父因問道有位來霞士是令徒令孫那道士道小道就是來霞士杜愼卿吃了一驚說道哦你就是來霞士自巳心裏忍不住拿衣袖掩着口笑道士不知道甚麼意思擺上菓碟來殷勤奉茶又在袖裏摸出一卷詩來請教愼卿沒奈何只得勉強看了一看吃了兩杯茶起身辭別道士定要拉着手送出大門問明了老爺下處在報恩寺小道明日要到尊寓着實盤桓幾日送到門外看着上了轎子方纔進去了杜愼

卿上了轎一路忍笑不住心裏想季葦蕭這狗頭如此胡說回到下處只見下處小厮說有幾位客在裏面杜慎卿走進去却是蕭金鉉同辛東之金寓劉金東崖來拜辛東之送了一幅大字金寓劉送了一副對子金東崖把自己纂的四書講章送來請教作揖坐下各人敘了來歷吃過茶告別去了杜慎卿鼻子裏冷笑了一聲向大小厮說道一個打書辦的人都跑了回來講究四書聖賢可是這樣人講的正說着宗老

爺家一個小厮拿着一封書子送一幅行樂圖來求題杜愼卿只覺得可厭也只得收下寫回書打發那小厮去了次日便去看定了妾下了插定擇三日內過門便忙着搬河房裏娶妾去了次日季葦蕭來賀杜愼卿出來會他說道昨晚如夫人進門小弟不曾來鬧房今日賀遲有罪杜愼卿道昨晚我也不曾備席不曾奉請季葦蕭笑道前日你得見妙人麼杜愼卿道你這狗頭該記着一頓肥打但是你的事還做得不

俗所以饒你季葦蕭道怎的該打我原說是美男原不是像個女人你難道看的不是杜慎卿道道就真正打了正笑着只見來道士同鮑廷璽一齊走進來賀喜兩人越發忍不住笑杜慎卿搖手叫季葦蕭不要笑了四人作揖坐下杜慎卿留着吃飯吃過了飯杜慎卿說起那日在神樂觀看見斗姆閣一個太監左邊坐着戲子右邊坐着道士在那裏吹唱作樂季葦蕭道這樣快活的事偏與這樣人受用好不可恨杜慎

卿道蕭蕭兄我倒要做一件希奇的事和你商議季葦蕭道甚麽希奇事杜愼卿問鮑廷璽道你這門上和轎上共有多少戲班子鮑廷璽道一百三十多班杜愼卿道我心裏想做一個勝會擇一個日子撿一個極大的地方把這一百幾十班做旦脚的都叫了來一個人做一齣戲我和葦兄在傍邊看着記親了他們身段模樣做個暗號過幾日評他個高下出一個榜把那色藝雙絕的取在前列貼在通衢但這些人不

好白傳他每人酬他五錢銀子荷包一對詩扇一把這頭法好麼季葦蕭跳起來道有這樣妙事何不早說可不要把我樂死了鮑廷璽笑道這些人讓門下去傳他每人又得五錢銀子將來老爺們替他取了出來寫在榜上他又出了名門下不好說那取在前面的就是相與大老官也多相與出幾個錢來他們聽見這話那一個不滾來做戲來道士拍着手道妙妙道士也好見個識面不知老爺們那日可許道士來看

杜慎卿道怎麽不許但凡朋友相知都要請了
到將季葦蕭道我們而今先商議是個甚麽地
方鮑廷璽道門下在水西門住水西門外最熟
門下去借莫愁湖的湖亭那裏又寬厰又凉快
葦蕭道這些人是鮑姑老爺去傳不消說了我
們也要出一個知单定在甚日子道士道而今
是四月二十頭鮑老爹去傳幾日及到傳齊了
也得十來天功夫竟是五月初三罷杜慎卿道
葦兄取過一個紅全帖來我念着你寫季葦蕭

取過帖來拿筆在手慎卿念道安慶季葦蕭天長杜慎卿擇于五月初三日莫愁湖湖亭大會通省梨園子弟各班愿與者書名畫知屆期齊集湖亭各演雜劇每位代轎馬五星荷包詩扇汗巾三件如果色藝雙絕另有表禮獎賞風雨無阻特此預傳寫畢交與鮑廷璽收了又叫小厮到店裏取了百十把扇子來季葦蕭杜慎卿來道士每人分了幾十把去寫便商量請這些客季葦蕭拿一張紅紙鋪在面前開道宗先生

季先生金東崖先生金寓劉先生蕭金鉉先生
諸葛先生季先生郭鐵筆僧官老爺來道士老
爺鮑老爺連兩位主人共十三位就用這兩位
名字寫起十一副帖子來料理了半日只見
娘子的兄弟王留歌帶了一個人挑着一擔東
西兩隻鴨兩隻雞一隻鵝一方肉八色點心一
瓶酒來看姐姐杜慎卿道來的正好他向杜慎
卿見禮杜慎卿拉住了細看他時果然標致他
姐姐着實不如他叫他進去見了姐姐就出來

坐吩咐把方纔送來的雞鴨收拾出來吃酒他見過姐姐出來坐着杜愼卿就把湖亭做會的話告訴了他留歌道有趣那日我也串一齣季葦蕭道豈但今日就要請教一隻曲子我們聽聽王留歌笑了一笑到晚捧上酒來吃了一會鮑廷璽吹笛子來道士打板王留歌唱了一隻碧雲天長亭餞別音韻悠揚足唱了三頓飯時候纔完衆人吃得大醉然後散了到初三那日發了兩班戲箱在莫愁湖季杜二位主人先

到衆客也漸漸的來了鮑廷璽領了六七十個唱旦的戲子都是旦上畫了知字的來叩見杜少爺杜愼卿叫他們先吃了飯都裝扮起來一個個都在亭子前走過細看一番然後登場做戲衆戲子應諾去了諸名士看這湖亭時軒窗四起一轉都是湖水圍繞微微有點薰風吹得波紋如縠亭子外一條板橋戲子裝扮了進來都從這橋上過杜愼卿叫掩上了中門讓戲子走過橋來一路從回廊內轉去進東邊的格子

一直從亭子中間走出西邊的格子去好細細看他們裊娜形容當下戲子吃了飯一個個裝扮起來都是簇新的包頭極新鮮的褶子一個個過了橋來打從亭子中間走去杜慎卿同季葦蕭二人手內暗藏紙筆做了記認少刻擺上酒席打動鑼鼓一個人上來做一齣戲也有做請宴的也有做窺醉的也有做借茶的也有做刺虎的紛紛不一後來王留歌做了一齣思凡到晚上點起幾百盞明角燈來高高下下照耀

如同白日歌聲縹緲直入雲霄城裏那些做衙門的開行的開字號店的有錢的人聽見莫愁湖大會都來僱了湖中打魚的舡搭了凉篷掛了燈都撑到湖中左右來看看到高興的時候一個個齊聲喝采直鬧到天明纔散那時城門已開各自進城去了過了一日水西門口掛出一張榜來上寫第一名芳林班小旦鄭魁官第二名靈和班小旦葛來官第三名王留歌其餘共合六十多人都取在上面鮑廷璽拉了鄭魁

官到杜慎卿寓處來見當面叩謝杜慎卿又稱了二兩金子託鮑廷璽到銀匠店裏打造一隻金杯上刻艷奪櫻桃四個字特為獎賞鄭魁官別的都把荷包銀子汗巾詩扇領了去那些小旦取在十名前的他相與的大老官來看了榜都忻忻得意也有拉了家去吃酒的也有買了酒在酒店裏吃酒慶賀的這個吃了酒那個又來吃足吃了三四天的賀酒自此傳遍了水西門鬧動了淮清橋這位杜十七老爺名震江南

只因這一番有分教風流才子之外更有奇人花酒陶情之餘復多韵事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使男子後庭生人天下可無婦人慎卿當道此二句引用洪武語不倫

前寫蕭金鉉三人此又接寫宗子相郭鐵筆生不願見貴人今不幸見女世所謂不得人意者此類是也想見愼卿胸中作惡之甚

明季花案是一部板橋雜記湖亭大會又是

一部燕蘭小譜

儒林外史第三十回

儒林外史第三十一回

天長縣同訪豪傑　賜書樓大醉高朋

話說杜慎卿做了這個大會鮑廷璽看見他用了許多的銀子心裏驚了一驚暗想他這人慷慨我何不取個便問他借幾百兩銀子仍舊團起一個班子來做生意過日子主意已定每日在河房裏効勞杜慎卿着實不過意他那日晚閒談到密處夜已深了小厮們多不在眼前杜慎卿問道鮑師父你畢竟家裏日子怎麽樣

過還彭尋個生意纔好鮑廷璽見他問到這一句話就雙膝跪在地下杜慎卿就嚇了一跳扶他起來說道這是怎的鮑廷璽道我在老爺門下蒙老爺問到這一句話眞乃天高地厚之恩但門下原是教班子弄行頭出身除了這事不會做第二樣如今老爺照看門下除非懇恩借出幾百兩銀子仍舊與門下做這戲行門下尋了錢少不得報效老爺杜慎卿道這也容易你請坐下我同你商議這教班子弄行頭不是數

百金做得來的至少也得千金這裏也無外人我不瞞你說我家雖有幾千現銀子我却收着不敢動爲甚麼不敢動我就在這一兩年內要中中了那里沒有使喚處我却要留着做這一件事而今你這弄班子的話我轉說出一個人來與你也只當是我帮你一般你却不可說是我說的鮑廷璽道除了老爺那裏還有這一個人杜愼卿道莫慌你聽我說我家共是七大房這做禮部尚書的太老爺是我五房的七房的

太老爺是中過狀元的後來一位大老爺做江西贛州府知府這是我的伯父贛州府的兒子是我第二十五個兄弟他名叫做儀號叫做少卿只小得我兩歲也是一個秀才我那伯父是個親官家裏還是祖宗去下的些田地伯父去世之後他不上一萬銀子家私他是個獃子自已就像十幾萬的紋銀九七他都認不得又最好做大老官聽見人向他說些苦他就大捧出來給人家用而今你在這裏帮我些時到秋涼

些我送你些盤纏投奔他去包你這千把銀子手到拿來鮑廷璽道到那時候求老爺寫個書子與門下去杜慎卿道不相干這書斷然寫不得他做大老官是要獨做自照顧人並不要人帮着照顧我若寫了書子他說我已經照顧了你他就賭氣不照顧你了如今去先投奔一个人鮑廷璽道却又投那一个杜慎卿道他家當初有個奶公老管家姓邵的這人你也該認得鮑廷璽想起來道是那年門下父親在日他家

接過我的戲去與老太太做生日贛州府太老爺門下也曾見過杜慎卿道這就是得狠了如今這邵奶公已死他家有個管家王鬍子是個壞不過的奴才他偏生聽信他我這兄弟有個毛病但凡說是見過他家太老爺的就是一條狗也是敬重的你將來先去會了王鬍子這奴才好酒你買些酒與他吃叫他在主子跟前說你是太老爺極歡喜的人他就連三的給你銀子用了他不歡喜人叫他老爺你只叫他少爺

他又有個毛病不喜歡人在他跟前說人做官說人有錢像你受向太老爺的恩惠這些話總不要在他跟前說總說天下只有他一個人是大老官肯照顧人他若是問你可認得我你也說不認得一番話說得鮑廷璽滿心歡喜在這裏又住了兩個月到七月盡間天氣凉爽起來鮑廷璽問十七老爺借了幾兩銀子收拾衣服行裏過江往天長進發第一日過江歇了六合縣第二日起早走了幾十里路到了一個地

方叫作四號墩鮑廷璽進去坐下正待要水洗臉只見門口落下一乘轎子來轎子裏走出一個老者來頭戴方巾身穿白紗直裰腳下大紅紬鞋一個通紅的酒糟鼻一部大白鬍鬚就如銀絲一般那老者走進店門店主人慌忙接了行李說道韋四太爺來了請裏面坐那韋四太爺走進堂屋鮑廷璽立起身來施禮那韋四太爺還了禮鮑廷璽讓韋四太爺上面坐他坐在下面問道老太爺上姓是韋不敢拜問貴處是

那裏韋四太爺道賤姓韋敝處滁州烏衣鎮長兄尊姓貴處今往那裏去的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是南京人今往天長杜狀元府裏去的看杜少爺韋四太爺道是那一位是慎卿是少卿鮑廷璽道是少卿韋四太爺道他家兄弟雖有六七十個只有這兩個人招接四方賓客其餘的都閉了門在家守着田園做舉業我所以一見就問這兩個人兩個都是大江南北有名的慎卿雖是雅人我還嫌他有帶着些姑娘氣少卿

是個豪傑我也是到他家去的和你長兄吃了飯一同走鮑廷璽道太爺和杜府是親戚輩四太爺道我同他家做贑州府太老爺自小同學拜盟的極相好的鮑廷璽聽了更加敬重當同吃了飯輩四太爺上轎鮑廷璽又僱了一個驢子騎上同行到了天長縣城門口輩四太爺落下轎說道鮑兄我和你一同走進府裏去罷鮑廷璽道請太爺上轎先行在下還要會過他管家再去見少爺輩四太爺道也罷上了轎子一

直來到杜府門上人傳了進去杜少卿慌忙迎出來請到廳上拜見說道老伯相別半載不曾到得鎮上來請老伯和老伯母的安老伯一向好韋四太爺道托庇粗安新秋在家無事想着尊府的花園桂花一定盛開了所以特來看看世兄要杯酒吃杜少卿道奉過茶請老伯到書房裏去坐小廝捧過茶來杜少卿吩咐把韋四太爺行李請進來送到書房裏去轎錢付與他轎子打發回去罷請韋四太爺從廳後一個走

巷內曲曲折折走進去纔到一個花園那花園一進朝東的三間左邊一個樓便是殿元公的賜書樓樓前一個大院落一座牡丹臺一座芍藥臺兩樹極大的桂花正開的好合面又是三間廠榭橫頭朝南三間書房後一個大荷花池池上搭了一條橋過去又是三間密屋乃杜少卿自已讀書之處當請韋四太爺坐在朝南的書房裏這兩樹桂花就在窗槅外韋四太爺坐下問道婁翁尚在尊府杜少卿道婁老伯近來

多病請在內書房住方纔吃藥睡下不能出來會老伯韋四太爺道老人家既是有恙世兄何不送他回去杜少卿道小姪已經把他令郎令孫都接在此侍奉湯藥小姪也好早晚問候韋四太爺道老人家在尊府三十多年可也還有些蓄積家裏置些產業杜少卿道自先君赴任贛州把舍下田地房產的賬目都交付與婁老伯每銀錢出入俱是婁老伯做主先君並不曾問婁老伯除每年修金四十兩其餘並不沾一

文每收租時候親自到鄉里佃戶家佃戶備兩樣菜與老伯吃老人家退去一樣纔吃一樣凡他令郎令孫來看只許住得兩天就打發回去盤纏之外不許多有一文錢臨行還要搜他身上恐怕管家們私自送他銀子只是收來的租稻利息遇着舍下困窮的親戚朋友婁老伯便極力相助先君知道也不問有人欠先君銀錢的婁老伯見他還不起婁老伯把借券盡行燒去了到而今他老人家兩個兒子四個孫子家

裹仍然赤貧如洗小姪所以過意不去韋四太爺歎道真可謂古之君子了又問道愼卿兄在家好麼杜少卿道家兄自別後就往南京去了正說着家人王鬍子手裏拿着一個紅手本站在窻子外不敢進來杜少卿看見他說道王鬍子你有甚麼話說手裏拿的甚麼東西王鬍子走進書房把手本遞上來禀道南京一個姓鮑的他是領戲班出身他這幾年是在外路生意纔回來家他過江來叩見少爺杜少卿道他既

是領班子的你說我家裏有客不得見他手本收下叫他去罷王鬍子說道他說受過先太老爺多少恩德定要當面叩謝少爺杜少卿道這人是先太老爺抬舉過的麼王鬍子道是當年邵奶公傳了他的班子過江來太老爺着實喜歡這鮑廷璽曾許着要照顧他的杜少卿道既如此說你帶了他進來韋四太爺道是南京來的這位鮑兒我纔在路上遇見的王鬍子出去領着鮑廷璽捏手捏脚一路走進來看見花園

寬濶一望無際走到書房門口一望見杜少卿陪着客坐在那裏頭戴方巾身穿玉色夾紗直裰脚下珠履面皮微黄兩眉劍竪好似畫上關夫子眉毛王鬍子道這便是我家少爺你過來見鮑廷璽進來跪下叩頭杜少爺扶住道你我故人何必如此行禮起來作揖作揖過了又見了韋四太爺杜少卿叫他坐在底下鮑廷璽道門下蒙先老太爺的恩典粉身碎骨難報又因這幾年窮忙在外做小生意不得來叩見少爺

今日纔來請少爺的安求少爺恕門下的罪杜少卿道方纔我家人王鬍子說我家太老爺極其喜歡你要照顧你你既到這裏且住下了我自有道理王鬍子道席已齊了禀少爺在那裏坐韋四太爺道就在這裏好杜少卿躊躕道還要請一個客來因叫那跟書房的小厮加爵去後門外請張相公來能加爵應諾去了少刻請了一個大眼睛黃鬍子的人來頭戴瓦楞帽身穿大闊布衣服扭扭捏捏做些假斯文像進來

作揖坐下問了韋四太爺姓名韋四太爺說了便問長兄貴姓那人道晚生姓張賤字俊民久在杜少爺門下晚生畧知醫道連日蒙少爺相約在府裏看婁太爺因問婁太爺今日吃藥如何杜少卿便叫加爵去問問了回來道婁太爺吃了藥睡了一覺醒了這會覺的清爽些張俊民又問此位上姓杜少卿道是南京一位鮑朋友說罷擺上席來奉席坐下韋四太爺首席張俊民對坐杜少卿主位鮑廷璽坐在底下斜上

酒來吃了一會那餚饌都是自已家裏整治的極其精潔內中有陳過三年的火腿半觔一個的竹蟹都剝出來膾了蟹羹眾人吃着韋四太爺問張俊民道你這道誼自然着實高明的張俊民道熟讀王叔和不如臨症多不瞞太爺說晚生在江湖上胡鬧不會讀過甚麼醫書都是看的症不少近來蒙少爺的教訓纔曉得書是該念的所以我有一個小兒而今且不教他學醫從先生讀着書做了文章就拿來給杜少爺

看少爺往常賞個批語晚生也拿了家去讀熟了學些文理將來再過兩年叫小兒出去考個府縣考騙兩回粉湯包子吃將來掛招牌就可以稱儒醫韋四太爺聽他說這話哈哈大笑了王鬍子又拿一個帖子進來稟道北門汪鹽商家明日酧生日請縣主老爺請少爺去做陪客說定要求少爺到席的杜少卿道你回他我家裏有客不得到席這人也可笑得緊你要做這熱鬧事不會請縣裏暴發的舉人進士陪我那

得工夫替人家陪官王鬍子應諾去了杜少卿
向韋四太爺說老伯酒量極高的當日同先君
吃半夜今日也要盡醉纔好韋四太爺道正是
世兄我有一句話不好說你這餚饌是精極的
了只是這酒是市買來的身分有限府上有一
罈酒今年該有八九年了想是收着還在杜少
卿道小姪竟不知道韋四太爺道你不知道是
你令先大人在江西到任的那一年我送到船
上尊大人說我家裏埋下一罈酒等我做了官

回來同你老痛飲我所以記得你家裏去問張俊民笑說道這話少爺真正該不知道杜少卿走了進去韋四太爺道杜公子雖則年少實算在我們這邊的豪傑張俊民道少爺爲人好極只是手太鬆些不管甚麼人來着他大捧的銀與人用鮑廷璽道便是門下從不曾見過像杜少爺這大房舉動的人杜少卿走進去問娘子可曉得這罈酒娘子說不知道遍問這些家人婆娘都說不知道後來問到邵老了邵老丫想

起來道是有的是老爺上任那年做了一罈酒埋在那邊第七進房子後一間小屋裏說是留着韋四太爺同吃的這酒是二斗糯米做出來的二十斤釀又對了二十斤燒酒一點水也不攙而今埋在地下足足有九年零七月了這酒醉得死人的弄出來爺不要吃杜少爺道我知道了就叫邵老丫拿鑰匙開了酒房門帶了兩個小厮進去從地下取了出來連罈擡到書房裏叫道老伯這酒罈出來了韋四太爺和那兩

個人都起身來看說道是了打開罈頭舀出一杯來那酒和曲㽔一般堆在杯子裏聞着噴鼻香韋四太爺道有趣這個不是別樣吃法世兄你再叫人在街上買十斤酒來攙一攙方可吃得今日已是吃不成了就放在這裏明日吃他一天還是二位同享張俊民道自然來奉陪鮑廷璽道門下何等的人也來吃太老爺遺下的好酒這是門下的造化說罷教加爵拿燈籠送張俊民同家去鮑廷璽就在書房裏陪着韋四

太爺歇宿杜少卿候着韋四太爺睡下方纔進去了次日鮑廷璽清晨起來走到王鬍子房裏去加爵又和一個小厮在那裏坐着王鬍子問加爵道韋四太爺可曾起來加爵道起來了洗臉哩王鬍子又問那小厮小厮道少爺可曾起來那小厮道少爺起來多時了在婁太爺房裏看着弄藥王鬍子道我家這位少爺也出奇一個婁老爹不過是太老爺的門客罷了他既害了病不過送他幾兩銀子打發他回去爲甚麽養在

家裏當做祖宗看待還要一早一晚自已伏侍

那小厮道王叔你還說這話裏娶太爺吃的粥

和菜我們煨了他兒子孫子看過還不算少爺

還要自已看過了纔送與娶太爺吃人參銚子自

放在奶奶房裏奶奶自已煨人參藥是不消說

一早一晚少爺不得親自送人參就是奶奶親

自送人參與他吃你要說這樣話只好惹少爺

一頓駡說着門上人走進來道王叔快進去說

臧三爺來了坐在廳上要會少爺王鬍子叫

那小厮道你要老爹房裏去請少爺我是不去問安鮑廷璽道這也是少爺的厚道處那小厮進去請了少卿出來會臧三爺作揖坐下杜少卿道三哥好幾日不見你文會做的熱鬧臧三爺道正是我聽見你門上說到遠客慎卿在南京樂而忘返了杜少卿道是烏衣韋老伯在這裏我今日請他你就在這裏坐坐我和你到書房裏去罷臧三爺道且坐着我和你說話縣裏王父母是我的老師他在我跟前說了幾次仰

慕你的大才我幾時同你去會會他杜少卿道像這拜知縣做老師的事只好讓三哥你們做不要說先曾祖先祖就先君在日這樣知縣不知見過多少他果然仰慕我他爲甚麽不先來拜我倒叫我拜他况且倒運做秀才見了本處知縣就要稱他老師王家這一宗灰堆裏的進士他拜我做老師我還不要我會他怎的所以北門汪家今日請我去陪他我也不去臧三爺道正是爲此昨日汪家巳向王老師說明是請

你做陪客王老師纔肯到他家來特爲要會你你若不去王老師也掃興況且你的客住在家裏今日不陪明日也可陪不然我就替你陪着客你就到汪家走走杜少卿道三哥不要倒熟話你這位貴老師總不是甚麼尊賢愛才不過想人拜門生受些禮物他想着我叫他把婁做醒些況我家今日請客爕的有七斤重的老鴨尋出來的有九年半的陳酒汪家沒有這樣好東西吃不許多話同我到書房裏去頑拉着就

走臧三爺道站着你亂怎的這韋老先生不曾會過也要寫個帖子杜少卿道這個使得叫小厮拿筆硯帖子出來臧三爺拿帖子寫了個年家眷同學晚生臧荼先叫小厮拿帖子到書房裏隨即同杜少卿進來韋四太爺迎着房門作揖坐下那兩人先在那裏一同坐下韋四太爺問臧三爺尊字杜少卿道臧三哥尊字蓼齋是小姪道學裏翹楚同慎卿家兄也是同會的好友韋四太爺道久慕久慕臧三爺道久仰老先

生幸遇張俊民是彼此認得的臧蓼齋又問道
位尊姓鮑廷璽道在下姓鮑方纔從南京回來
的臧三爺道從南京來可曾認得府上的杜慎卿
先生鮑廷璽道十七老爺也是見過的當下吃
了早飯韋四太爺就叫把這罈酒拿出來兌上
十斤新酒就叫燒許多紅炭堆在桂花樹邊把
酒罈頓在炭上過一頓飯時漸漸熱了張俊民
領着小厮自己動手把六扇窗格盡行下了把
桌子抬到簷內大家坐下又備的一席新鮮菜

杜少卿叫小厮拿出一個金杯子來又是四個玉杯罇子裏舀出酒來吃韋四太爺捧着金杯吃一杯讚一杯說道好酒吃了半日王鬍子領着四個小厮抬到一個箱子來杜少卿問是甚麼王鬍子道這是少爺與奶奶大相公新做的秋衣一箱子纔做完了送進來與少爺查件數裁縫工錢已打發去了杜慎卿道放在這裏等我吃完了酒查纔把箱子放下只見那裁縫進來王鬍子道楊裁縫回少爺的話杜少卿道他

又說甚麽站起身來只見那裁縫走到天井里雙膝跪下磕下頭去放聲大哭杜少卿大驚道楊司務這是怎的楊裁縫道小的這些時在少爺家做工今早領了工錢去不想纔過了一會小的母親得個暴病死了小的拿了工錢家去不想到有這一變把錢都還了柴米店里而今母親的棺材衣服一件也沒有沒奈何只得再來求少爺借幾兩銀子與小的小的漫漫做着工算杜少卿道你要多少銀子裁縫道小戶人

家怎敢望多少爺若肯多則六兩少則四兩罷了小的也要貸着除工錢夠還杜少卿惻然道我那裏要你還你雖是小本生意這父母身上大事你也不可草草將來就是終身之恨幾兩銀子如何使得我少也要買口十六兩銀子的棺材衣服雜貨共須二十金我這幾日一個錢也沒有也罷我這一箱衣服也可當得二十多兩銀子王鬍子你就拿去同楊司務當了一總把與楊司務去用又道楊司務這事你却不可

記在心裏只當忘記了的你不是拿了我的銀去吃酒賭錢這母親身上大事人孰無母這是我該幫你的楊裁縫同王鬍子抬着箱子哭哭啼啼去了杜少卿入席坐下韋四太爺道世兄這事真是難得鮑廷璽吐着舌道阿彌陀佛天下那有這樣好人當下吃了一天酒臧三爺酒量小吃到下午就吐了扶了回去韋四太爺道幾個直吃到三更把一罈酒都吃完了方纔散只因這一番有分教輕財好士一鄉多濟友朋

月地花天四海又聞豪傑不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慎卿少卿俱是豪華公子然兩人自是不同慎卿純是一團慷爽氣少卿却是一個獃串皮一副筋骨却能分毫不犯如此

婁太爺是暗要韋太爺是明吃至裁縫王鬍子各各有算計少卿之法世情惡薄形容盡致

林外史第三十一回